

民俗采风

上林家村八卦鼓

林进好

起源

栖霞市上林家村八卦鼓也称八卦鼓舞，又是鼓又是舞，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兴盛于上林家村一带。

上林家村周围有许多村，为什么八卦鼓为上林家村独有？这牵涉到八卦鼓的起源。

上林家村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曾有一座很大的道观——重阳宫，也被称为百间观。重阳宫是道教全真教第五位掌教丘处机为他的师傅王重阳修建的。丘处机一生中在栖霞一带修建了三处道观，其中以重阳宫最为宏大。殿内的廊柱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殿前的两个大石龟，可以容纳十余个孩子在上面玩耍。重阳宫香火特别旺盛，据说兴旺的时候，仅道士就有百人。

重阳宫最大的三清殿曾经被当作乡政府的礼堂，可容纳数千人开会。“文革”期间，道观被拆除，石龟被炸毁，重阳宫从此消失。

由于受道家影响，上林家村自古以来习武风气浓厚，村里的老拳坊、老拳师远近闻名，八卦鼓的一招一式，都蕴含着武术的架势和神韵。

笔者推断，上林家村的八卦鼓，是在传统道教文化和中华武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族谱记载，上林家村是明朝初年从外地迁此建村的，建村历史已有五六百年之久，八卦鼓的历史，从明末清初算起，至少也有300多年了。

传说

老人们说，以前过节或是喜庆的日子，一定少不了上林家的八卦鼓。特别是周边地区赶山会，上林家的八卦鼓是一定要到场的。那时的表演队伍人数多，形式多样，前面旗锣伞扇，后面八卦鼓，再后面跟着抬阁、秧歌、高跷……浩浩荡荡，场面蔚为壮观。

福山和栖霞北部交界处的丈八泊，曾有远近有名的太平顶山会。赶山会时，很多村都会自发组织表演队，有的唱大戏、有的扭秧歌，其中上林家村的八卦鼓阵势最大。

传说，上林家村曾供奉着一个“皇姑像”（皇后妹妹的画像），每年山会，只要上林家的表演队伍不到，其他村的表演队就不能上山。有一年，福山刚到任的知县下令别的表演队先上山，上林家的表演队见状转身返回，撂下话说：“知县不亲自去请，就再也不上山了！”知县明白缘由后，入乡随俗，便赶往上

林家村，待走到曲家村头，渴得实在不行了，突然看到一湾清澈见底的潭水，捧起水来饱饮一顿，连称：“好水，好水，好凉的水呀！”于是，这个水湾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凉水湾”。知县到了上林家，先去跪拜了皇姑像，又说了许多好话，表演队才同意重新上山。从此以后，上林家的八卦鼓更加有名了。

“文革”期间，八卦鼓作为“四旧”被批判，仅保留下八面大鼓。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林家村八卦鼓逐渐复苏。1986年元宵节，栖霞市举行农村文艺比赛，上林家的八卦鼓获得了一等奖。

2003年春天，栖霞市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活动，对八卦鼓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村里重新组建了八卦鼓表演队，邀请年逾七旬的林振全出山，又重新制作了八面新鼓，村里原有的八面旧鼓被珍藏了起来。林振全手把手地教村里的年轻人学习八卦鼓。2003年10月，在栖霞市第二届苹果艺术节上，上林家村的八卦鼓再次登上舞台。

表演形式

历史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八卦鼓始终处于一种自发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上林家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古老的八卦鼓艺术重新焕发了生机。

八卦鼓的表演队伍一般由八男八女组成，也可倍数增加至十六人、二十四人……男人头扎黄头巾，腰缠绿丝带，三尺大鼓悬于胸前，左手叉腰，右手击鼓，手腕转动，鼓槌飞舞；女人手擎黄伞穿插其间，整个场面声势浩大。

八卦鼓的领舞被称“叫头”。开场时，“叫头”先用鼓槌在鼓边敲击两下，接着铿锵有力的鼓点轰然响起，整个表演队伍也随即舞动起来。行进路线由“叫头”选择，一般为“八字形”前行。随着鼓槌的落下，舞者左脚向前蹬出，右脚紧跟着后踢臀部，右脚蹬出的同时，鼓槌也高高举起，在右上方舞出了一个漂亮的“8”字形。舞蹈过程中，系在鼓槌上的红绸带随之舞动，煞是好看。

八卦鼓的舞蹈动作随着“叫头”鼓槌节奏的变化而变化，几十种舞步不断变换，看起来不但整齐有力，而且粗犷豪放，让人眼花缭乱。

男人胸前的鼓直径有80多厘米，重达20多公斤。鼓的正反两面印有八卦装饰图案，四周刻有荷花、牡丹等图案。鼓槌用昂贵的红木刻成，尾部是一只雕刻精致的龙头，上缠红绸带。击鼓的一端开一

个两厘米长的空隙，镶入三四枚铜钱。敲击时，铜钱相互碰撞，发出沙沙的响声。女人手中的伞也十分特别，颜色花花绿绿，红、黄、绿交错，伞柄有一人高。

非遗传承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栖霞八卦鼓舞代表性传承人林振全介绍，八卦鼓起源于明末，在鼎盛时期，周围五六十里有人家办喜事、搞庆典，都会邀请上林家村八卦鼓队伍去演出。

林振全说：“我刚十几岁时，就随村里的八卦鼓表演队演出。由于年龄小，个子矮，身上背着二十多公斤重的大鼓实在有点吃力，往往累得满头大汗，有时甚至把鞋都拖拉掉了。但我自始至终随着队伍继续前进，不甘落后，因而成为八卦鼓队伍中最受群众喜爱的小演员。我酷爱打鼓，村里只要排练或演出活动，总是缺不了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振全终于成了村里八卦鼓表演的骨干队员，熟练掌握了八卦鼓的常用手法和技巧。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老队员渐渐衰老、去世，他逐渐成为村里八卦鼓队伍的领导者和活动的组织者。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林家村的八卦鼓一度停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乡亲们强烈要求林振全带领大家，把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瑰宝重拾起来，恢复起来。林振全说：“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朵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奇葩，如果不马上抢救，很有可能灭绝于世，给后人留下永久的遗憾。于是，我在退休后利用平生所学和一技之长，带头挖掘，潜心整理。”

万事开头难。表演队的大鼓残缺不全，鼓槌和穗头丢失，需要重新购置；鼓手的服装、队伍的行头等也需要置办……林振全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回忆构思，画图设计，终于把所有物件一一置办齐了。四处奔波采购定制时，他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趁时就势，他又组建起一支令人满意的表演队伍，抓紧训练，包括打法、步法、阵法，继承、创新、审美等，口传心授、手口同行，宽严并举，利用农闲、晚上、雨雪天等进行苦练。

眼下，上林家村的这支八卦鼓表演队伍已经步伐整齐、技巧娴熟，成为一支在省内颇有影响的八卦鼓表演队伍。八卦鼓表演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饮饌琐记

晒酱记

刘志坚

伏天暑盛，万物蔫垂，祖母却要晒酱了。

夜里，祖母就着油灯挑拣黄豆。一粒粒豆子滑过她的指尖，窸窣作响，瘪豆、虫蛀的豆子应声剔除，然后，浸泡在新汲的井水里。翌日晨起，她又开始淘洗小麦。麦入清水，祖母手持笊篱来回拨弄，麦余子（瘪麦粒）和麦糠、草屑便浮上水面，随之被撇净捞出。如此循环数次，水不再浑浊时，祖母便把洗净的麦粒与泡胀的黄豆一同倒入大锅蒸煮。

灶膛里柴火哔剥，氤氲的水汽裹着豆子与麦粒的清香弥漫开来。祖母立在锅边，不时捻几粒豆子查验火候，待豆粒可以被她粗糙的指腹捻开时，便捞出摊在凉席上，半日便可晾至半干。

趁晾晒的功夫，祖母打扫干净厢房一角，铺上厚厚一层麦秸，再覆以洁净的屉布，然后拎起镰刀，牵我去砍臭蒿子。臭蒿又叫黄花蒿，植株高大，味道奇臭，连牛羊都避而远之。见祖母砍拾臭蒿子，我问：“砍它们做啥？”“捂大酱呗！”“这么臭，捂大酱怎么吃呀？”“这你就不懂了，别看臭蒿臭，却是做大酱离不了的‘药引子’，咱这祖祖辈辈都用它……”不一会儿，祖母便砍了足够的臭蒿，我屏住呼吸，帮祖母搬回家。

此时，麦豆已经半干，祖母当即把它们移到屋里，均匀地摊在屉布上，再严严实实地捂盖上臭蒿子，瞬间，厢房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几只如影随形的苍蝇霎时遁于无形。三五天后，祖母揭开了覆盖的臭蒿，我看见碧绿或黄绿的菌丝细密如绒，包裹着每一粒豆与麦，它们彼此勾连、攀援，织成了一张生机勃勃的绒毯。空气中，最初的浓烈臭蒿味已荡然无存，被一种潮湿的、闷闷的、如同新翻泥土的气息替代。祖母凑近细看，手指轻轻拨开一点菌丝，露出底下变了颜色的豆麦，又深吸了一口那混合的气味，眉眼便舒展开来，然后不无得意地说：“你看，臭蒿这药引子挺好吧……”

接下来，祖母顶着溽热，把布满菌丝的酱料放在烈日下暴晒，两天左右便彻底干透。随后，便轮到石臼登场了。祖母握紧石杵，沉稳地舂捣下去，笃——笃——笃，一声声钝响在庭院里回荡。每一次起落，绿绒便褪去一层神秘，豆麦在石臼的怀抱里渐渐碎裂、融合，最终化作均匀的粉末。

祖母把粉末倒在粗陶酱盆中，撒上粗砺的大粒盐，再徐徐注入凉开水，接着用腊木棍探入其中，缓缓搅动，黄绿色的酱浆渐次成形。然后，用蚊帐布覆在盆口，以细绳扎牢，放在院子阳光最盛处，静候伏天滚烫太阳的暴晒。

自此，晒酱成了祖母每天的功课。清晨，她解开纱布，执腊木棍徐徐搅动。及至日头爬上屋脊，火辣辣地舔舐庭院，酱盆便静置于光瀑之下。如此，经过日复一日的搅动与曝晒，大约半个月后，酱色由绿黄变成深沉的赭褐，浓郁温厚的酱香，在灼热的空气里隐约浮动，一盆经得起时间咀嚼的、熟透了的人间至味，终于晒成。

此后一年，灶间烟火便有了醇厚的底色。无论是蘸食水灵灵的菜蔬，还是炖煮朴素的食材，只消舀入一匙，那深藏的日光与豆麦之魂，瞬间鲜活了一粥一饭。